


世界文学名著 [波兰]显克微支著 梅汝恺译



十字军
骑士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十字军骑士

(上)

[波兰]显克微支著 梅汝恺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译者序言

梅汝恺

为了有助于理解杰出的波兰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亨利克·显克微支的力作《十字军骑士》，我们有必要把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若干相关历史时期的论述录之于后，以作“理有固然”的导引。对欧洲中世纪社会生活，恩格斯曾精辟地阐述为：那些世纪实是由“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的疯狂争斗的喧叫充塞着”^①的年头，那时，“凶野的喊叫在这整个漫长的时期中淹没了一切”^②，他说：“这时掠夺是自由的男子唯一值得干的行业，因此，才发生无穷无尽的接连不断的一大串背叛、暗杀、毒害，阴谋和各种简直无法想像的卑鄙勾当，这些勾当又都隐藏在骑士精神的美妙名义后面”^③，而华丽浪漫地通过长篇小说丰满地描述“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④的涉及欧洲国家发展史的关键时期的作品，人们自然会想到英国作家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我国亦有译名为《艾凡赫》者，此处姑采取林纾的译名，）与其同时，人们自然也会联想到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因为这两部小说堪称为双峰遥应同样展示了色彩斑斓的巨

①②③④ 引自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一卷。

——书中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幅历史画卷的姐妹篇，且同样有权永远留存于世界文学史的画廊之中而闪烁其美。

《十字军骑士》和《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相似，都是以文学形式以图再现欧洲的“民族国家”诞生的这一重要历史命题。恩格斯指出：“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历史就在促使欧洲形成为各个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正常政治组织，同时也是建立各民族协调的……必要先决条件，”^①“而首要的，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家里当家做主，”^②因此“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被分割，被压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统一和独立。”^③为此，恩格斯又论证道：“由于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④“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有荣誉的事情。”^⑤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⑥这种攻杀频仍乌鸢相贺！诚然使欧洲中世纪形成了“普遍的混乱状态”，但国是可定，民散可收，混乱状态的“凶野的喊叫”毕竟如洪流归川，最终汇于同一主体旋律，那便是欧洲各大民族或迟或早都成功地开展了各自的“民族国家”的诞生的宏丽的斗争。

《十字军骑士》描述的历史时期，如除去小说的尾声不算，其年限大至始于一三九九年，止于一四一〇年。这上下年限恰巧相当于我大明帝国的祚祥荣昌时期。一四〇二年，永乐帝登极北京，一四〇五年，正好是郑和奉帝命率艤艮巨舶六十二艘，组成浩浩荡荡的舰队，出使西洋，扬我国威；而波兰此时却仍在为自

①②③ 引自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④⑤⑥ 引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己的危如累卵的国运和民族的存亡作孤注一掷的决死之战。这段期间，波兰发生了某些关乎民族未来的重大事件。其一，原有的卡什米日大君庇亚斯特王逊位，一个全新的王朝登上历史舞台，且很快形成了空前稳定的统治。历史事实是，原立陶宛大公雅盖洛，因和波兰加冕女王雅德维佳联姻，而入主波兰。雄姿英发的雅盖洛进而组建了著名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于是，“波兰自从和立陶宛合并以后，在王权尚未衰弱的情况下，进入了它的光辉时期。”^①此一“光辉”的璀璨，连列宁都感慨地赞道：波兰曾“是一个比俄国和普鲁士更文明更强盛的大国。”^②其武功之盛，甚至曾一度攻下过当时可形容为“天涯之隔”的莫斯科。当然，波兰在雅盖洛立朝之前，它是远不能算做欧洲的显要国家的。因其在九世纪立国之时，它原只是个依附于德意志皇帝的蕞尔公国；十一世纪初，始摆脱对德意志皇帝的依附；十二世纪初，波兰虽然击败过德皇亨利第五的入侵大军，但由于王室分封，波兰国力在封建割据中重又出现了式微。十四世纪初，矮王符拉狄斯拉夫一世，尽管为波兰的统一作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且重新为波兰赢得了王国之尊，然其国力仍患“财之不丰，兵之不强”，甚至打了胜仗，还须割地他人，以求偏安。如果说：“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③即所谓的“铁剑时代”^④，则作为波兰的“荣誉、赞颂”^⑤的“铁剑时代”，雅盖洛王朝无疑该称做波兰“英雄时代”的卓越的代表。因此，显克微支恰好选择这段王朝治国时期以创作其波兰的史诗巨构，确然有其充分的理由

① 引自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一卷。

② 引自列宁《自决问题争论的总结》。

③④ 引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⑤ 见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

的。

雅盖洛立朝之际，其最可畏的强敌，或曰王国的心腹之患者非别，便是“十字军骑士”。那么何谓“十字军骑士”呢？原来它是基督教内的一个由僧侣组成的武装团体。十字军东征的后期，该骑士团于一一九〇年成立于巴勒斯坦。组建此团的起始目的，仅仅为的禁卫耶稣陵墓，并为基督徒众的朝圣者提供保护。皆因骑士团成员基本上属条顿族人，故又称为“条顿骑士团”。这是我们且引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有关注释，对其以作介绍：“十字军骑士是一一九〇年十字军远征时建立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骑士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取了许多领地。十三世纪时，用征服和消灭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鲁士部落和一部分立陶宛部落的办法而夺取的维斯杜拉河和尼门河口之间的大片领土，都由骑士团统治。这个地方就成了骑士团对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进行侵略的堡垒。”^①无非仅是已成陈迹的东征十字军庞大躯体中破落出来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残枝碎叶”且又远在巴勒斯坦的这支僧侣骑士团，它何由竟能成为“进行侵略的堡垒”了？其起因实带有偶然性。原来，在波兰的封国中，有一位玛佐夫舍大公叫康拉德的，因其公国边境常遭普鲁士人的骚扰，同时，大公自己也怀有掠夺普鲁士领土的野心，这位异想天开的封国之君，便怀着类似于我国所谓的“以夷制夷”的算计，把十字军骑士团由巴勒斯坦请入自己的领地，开头只划出几座小小的塞堡，和几处不大的乡舍，权算他们的容身之地，然后命其镇压为非作歹的边境强梁。这是一二二五年间的事。哪知，轻率的大公的轻率决定，竟导致了后来的白骨遮野血流漂杵的灾难性后果。骑士团一旦留下，他们就不走了。而且攻城掠地，蚕食各方，无限的扩大占领区。更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一卷注释二百七十六页。

以北部的立陶宛人，赛姆基提亚人仍信奉异教为借口，他们僭以圣职自任，定须以火与剑向那里的所谓“蛮族”传布基督福音。十字军骑士的野心实际要和另一支僧侣武装“铁剑骑士团”作南北呼应，欲建立一个霸主波罗的海而达于波兰，立陶宛和罗斯地区的域境广阔的穷兵黩武的骑士团国家。这很像是西方寓言中的阿拉伯骆驼，在它哀求主人允其进入帐篷避寒以后，它就要把主人赶出帐篷了。这些身穿圣十字法袍而内怀世俗贪欲的僧侣们，正是那种专干“背叛、暗杀、毒害、阴谋和各种简直无法想像的卑鄙勾当，这些勾当又都隐藏在骑士精神的美妙名义后面”的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们竟至背信弃义到这步田地，公然在承平时期，以突然袭击手段，把他们恩公康拉德的嫡系裔嗣杰努兹大公劫拿后投入地牢，骑士团大统领甚至威慑波兰国王说：“咱们的国力胜过你，如你不甘拜下风，咱们就用咱们的刀剑，干净利落把你追击到克拉科夫去。”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它对外征讨主要是为了取得土地。”^①因为有了土地，才会有各类实物贡赋。同时它更贪婪于货币，当然货币部分是由纳税来，而“主要的靠掠夺取得”^②，所以这些僧侣骑士攻城夺寨，打家劫舍，疯狂地掳掠人质，千方百计榨取赎金。以至十字军骑士的巢穴玛尔堡，劫获得的金银财宝多得堆满整整一座塔楼。小说《十字军骑士》展开故事时，这个僧侣骑士团拥有的精兵利卒已多达以十万计。它已汇为波罗的海的惊涛骇浪，足够吞没广大的撒玛提亚^③的平原沃野了。而雅盖洛王朝面对的便是如此凶残的顽敌。

①② 引自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与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一卷。

③ 撒玛提亚：为古罗马时期对波兰、立陶宛和罗斯地区的广大平原地带的特称。后世相沿成公认的历史地理名称。

显克微支以浓墨重彩并交错以精雕细刻的手法，在小说中给人们描摹出如下的栩栩如生的万恶的僧侣，如旦维尔德，如罗基尔，如西格弗利德，如列支敦士登等等。正如作家创作《火与剑》《洪流》《边塞喋血记》（亦名《潘·沃罗德雅夫斯基》）《君往何方》等整列的长篇巨制所最擅长使用的显克微支式的结构故事手法那样，“达变而识次，开流以纳泉”，组织了出神入化的爱情线索，和上述恶人相对照地把数以十计的主要人物仿佛纺绩似的“捻入”主要情节之间。如美丽纯良的吉金卡，钟情显赫的犹隆德，好义贪财的玛兹柯，忠勇乐天的赫拉瓦，仁慈如母的安娜大公夫人，懂事国王嫉恶如仇的杰努兹大公，慷慨悲歌的波瓦拉，天真烂漫的德·劳契，奉主无私的托力玛等等。而在人物关系纠结所构成的复杂故事的展现中，向以“文采都丽，并世无两”著称的显克微支，每以“笼世纪于形内，控万物于笔端”的雄势，使故事推移，波澜迭起，或险峰逶迤，龙、蛟腾挪；或灰线蛇迹，林断山续；或繁略殊形，隐显异求；或抑引随时，变通适会；既有匪夷所思的事出猝然，又有神来之笔令人会心而笑的枢机独具。而主体线索的构成，微观描叙的实是小儿女伊毕茨柯和丹努茜娅间的悲欢离合，以及他们间恋情的生死不渝。年轻骑士伊毕茨柯，一见钟情，爱上了玛佐夫舍宫廷名媛丹努茜娅。由于丹努茜娅的母亲是遭受十字军骑士的掳劫而横死猝亡的，因此伊毕茨柯盟誓要从显贵的僧侣骑士头上摘取簪饰的孔雀翎翎作为爱的献礼。丹努茜娅的生父，是声威赫赫的大骑士犹隆德，他为了替爱妻雪仇，更成为斩杀十字军骑士的雷霆电殛。如此，两代骑士都源于个人仇怨而终于投入了国族的义战之中。罪恶的僧侣旦维尔德，既垂涎于丹努茜娅的艳容，亦欲借加害丹努茜娅施报复于犹隆德，所以设计劫持了丹努茜娅。如此，劫持人质和解救人质，小说通过双方对立的活活动展现了鹤落兔起的写气图貌随物宛转的

精彩篇章。犹隆德为搭救爱女，独身深入虎穴，率先为旦维尔德所害，同时，旦维尔德亦为犹隆德所杀。由此，解救人质的重任便完全落在了伊毕茨柯身上。而当薄命红颜丹努茜娅终于九死一生从他邦异域为丈夫搭救回来后，伊毕茨柯竟发现爱妻已然奄奄一息了。她原应早死的，毋宁说，生命的顽强性使她绝不可在别处死去，而只该在父母之邦家园故里中死去。她做到了这点。然唯一可哀的，是她没能死于院屋之内，生父身旁。作家为人们设计出这样的场景，丹努茜娅既被救护且已安抵了自家庄园的田畴阡陌之间，人们乃让她宁静的憩歇在一棵野梨的树荫下，弥留中的她，忽然回光返照般地苏醒转来，此刻，轻风徐拂，她敏然地歛张起鼻翼，连连叹赞：“花儿闻起来多么地甜！”她叹赞的实是故国之花，故土之花。然后，她就在她的心爱的丈夫怀抱里玉殒香销了，而盈留在这美丽姑娘的眼睑里的，则是她那最后的两滴晶莹的悲泪。人物丹努茜娅的故国故土之爱，及其“至死靡它”的情思，到此可谓清彻如水，柔而弥坚了。作家的所有这类描述，此境此韵美得俨如是一首诗。成功的文学作品的爱情线索的营建，从不是为爱而写爱。作为语言大师的显克微支，其对爱情线索的摹画，目的始终使其成为折射生活的一具奇妙的三棱镜，这种三棱镜实际是用于分光时代的异彩霓虹的。作品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多色纷呈，恰恰正是得力于爱情线索的成功描绘，始能如此瓌璋祥云，氤氲华丽于全书卷帙的首尾之中。因为儿女私情，最终和国族大义相结合相渗透，故而激荡出汹涌澎湃的爱国主义强音。波兰和十字军骑士间的积怨深仇，诚然多得擢发难数，但可爱的丹努茜娅的天殇凋零，其悲剧构成的蓄势，简直可谓一事千钧。如小说描述，波兰和十字军骑士之间已绝对的不共戴天了。很自然的，也就由此推移出全书的高潮，那便是作家对格仑瓦尔德决战的酣畅淋漓的描绘。单是这一章，显克微支就动用了

三万字的篇幅。终于，敌酋败亡，十字军骑士团十万雄师披靡，胜利的加冕白鹳的波兰王旗高高擎起，骄傲地在风中猎猎颀飘。贤王雅盖洛乃得“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波兰由此进入“光辉时期”，被马克思喻为“欧洲不死鸟”的民族国家波兰由此也就巍然屹立于了。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笔者很想在这里特别提一提。即，正如与司各特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里曾突出地描写贤君相似，显克微支在《十字军骑士》里也以十分鲜明的渲染笔触描写了贤君雅盖洛。这类描写实际涉及的是作家们对以贤君为代表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王权的积极的肯定态度。而某些只愿意承认“反王权”才是历史进步因素的论者，对此难免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异议的，甚至会认为作家们是在美化最高封建主，而可能惋惜此类描写会成为作品的白璧之瑕。当然产生这类争论，是毋足为怪的。但恩格斯的若干论证，对我们是极有教益的。因他明确地指出：“在每一个中世纪国家里，国王是整个封建等级制的最上级，是附庸不能撇开不要的最高首脑，^①他论证道：“向心力使附庸归向中心即王权，因为只有这个中心才能保护他们防御外敌和互相防御，”^②因此，“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③于是“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④恩格斯这种毫不含糊的睿敏判析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小说《十字军骑士》的复杂斗争和复杂的人物描写，同时也使我们更能肯定显克微支的现实

①②③ 引自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一卷。

④ 引自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一卷。

主义创作态度的严肃性和历史的精确性。甚至如我们能很好地理解革命导师的真知灼见，并用以来审视我国历史上的许多人和事，相信我们会触类旁通，对许多人和事的褒贬或许会作出有别于因袭的若干新的评析的，因此就这点说《十字军骑士》对于我们，也存在着某种启迪含意。

然而作为欧洲大国的波兰，毕竟于一七七四年起被俄、普、奥三国瓜分了，它们一次瓜分尚嫌不够，还前后把它瓜分了三次。以至显克微支活到七十岁，竟当了七十年的亡国奴。他病殁于一九一六年。他至死都没能见到自己祖国的“凤凰涅槃”。但他那满腔滚沸的爱国主义激情，使他始终深信：“不存在什么没有出路的困境，波兰可以也必须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战。”^①这正是他创作《火与剑》《洪流》《边塞喋血记》的动因，亦是他创作《十字军骑士》的动因。波兰文学评论家约·儒拉夫斯基指出：“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气焰在普鲁士增殖起来。普鲁士是侵占波兰领土的三强之一，并开始表示出要在波兰扩大占领地盘的野心。显克微支便是最早针对这种侵略危险发出警报的第一人。所以，他于一九〇〇年出版了取材于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波兰与条顿民族斗争历史的长篇巨著：《十字军骑士》。”^②还需要说明的是，当年的俄、普、奥占领者，对波兰的统治是极其残暴的。他们不仅血腥地镇压波兰起义者，而且更在各个占领区，迫害波兰人的宗教，禁止波兰报刊的印行，甚至限制波兰语言的使用，更公然篡改波兰历史，普鲁士当局居然恬不知耻地把历史上的十字军骑士改头换面为波兰人民的“救星”。总之，他们千方百计想窒息一个伟大民族的灵魂。^③似此，显克微支通过小说创作，追怀

①② 引自约·儒拉夫斯基《波兰文学史概述》。

③ 引自艾美·居里《居里夫人传》。

自己民族的“光辉”往昔，就决非是那种消极地叹息于“春色不随亡国尽，野花只作旧时开。”不，这是作家的积极的生活战斗，是他的“投死为国，以义灭身”的不屈。他公然把占领者的列祖列宗，诅咒式地描绘出他们的凶残暴虐、奸刁邪淫，更把他们写入《十字军骑士》的金戈铁马的喋血鏖杀之中，让他们在波兰前辈英烈的铁拳捶击之下，烟飞灰灭。因此他的忆古励今，正为的是“给生活在敌人铁蹄下的同胞打强心针”^①，是爱国作家激励战斗而敲击出的进军鼓点，是吹响召唤复仇和复国的号角。

因此，《十字军骑士》不朽！爱国作家显克微支不朽！而在历史上曾有过和波兰命运相似现在“已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所以会怀着非比寻常的尊敬和盎然兴味阅读这样的作品，实是“势不同而理同”的必然。

^① 引自约·儒拉夫斯基《波兰文学史概述》。

第一章

在一家资财属于铁尼兹修道院的店名唤做“野牛”的酒铺里，有几个人坐着，在倾听一位资深的骑士在谈讲他那有关战争和游侠的轶闻，骑士是从远方来的，此人须髯氍氍，阔肩而硬朗，身躯几乎堪称为巨人，但又显得清癯；头发则由一只饰以细珠的发网络着，穿一袭皮外套，紧绷绷的胸甲压得外套凸凹出皱襞；外套之上，束一条有着铜质环扣的腰带，腰带之上悬一口入鞘（角制的）的佩刀，腋下，还挟一把游侠者惯用的短剑。

在他的席位的下方，坐着一名少年，蓄着长长的金发，骨碌着一双调皮的眼睛，显然，他是他的伴当，或者是他的随侍，因为他也穿一件行旅用的带着胸甲的革制外套。留下听故事的这伙人，包括两名克拉科夫左近的小庄园主，和三名戴着红折帽的市民，他们那垂落的帽缨都一直吊到他们的肩膀上。

酒铺掌柜是名戴着沙色头巾的日耳曼人，穿一件锯齿状领口的衣服，一个劲用一只大肚酒壶向顾客的陶制酒杯里筛酌调了香料的啤酒，一边则热切地在聆听这位资深的猛士的谈叙。

那三个市民听得尤为专注。在那个时代，由矮个子国王符拉狄斯拉夫统治而形成的城市居民和有骑士身份的乡村庄园主间的截然坼裂的仇恨，大半已然消失，市民阶层较之过去的几百年已很能昂起他们的脑袋来了。甚至由于他们每每能预备好 ad-

concessionem pecuniarum^① 因而还受到世俗的美赞。确实如此，还因为他们肯慷慨借贷，因此坐酒店的商人们有时竟能跟贵人们平起平坐地对饮，这种场景也并非罕见的。他们甚至更受欢迎，因为他们常常备足现款，每每能给那些有门徽者^② 会东他们的吃喝。

这样，他们坐着、谈叙着，时时示意店主，让他给他们筛酒。

“是这样，高贵的骑士，在这个世界里，你应算是见识世事了。”商民中的一人这么品评道。

“时下从各方来克拉科夫的人，能见识这许多世事的未必很多吧？”新来的骑士这么回口道。

“现在许多人还在来，”这市民继续道，“因为王廷要举办盛大的庆典，还要张罗盛大的游乐，听说这是确实的，国王已经颁旨，给王后置办一张饰珠镶金的床，还在上面撑着质料相似的华盖。那些游艺和竞技，恐怕要精彩得天下都见所未见哩。”

“甘姆斯，求你别给骑士打岔。”第二名商民道。

“我倒不是给他打岔，艾尧特利特，我只是在想，我说这些，兴许是骑士乐于知道的，我确信，他也是去克拉科夫的，不管如何，在城门关闭前，咱们可是赶不回都城了，加上在这夜间，跳蚤到处折腾，人休想睡觉，咱们如想干点什么，时间自然有的是哩。”

“跟你说一句，你就回二十句，你真是越来越唠叨了，甘姆斯。”

“我老什么，我照样能用一只胳膊挟走一捆湿布哩。”

“那倒是的，这布想必是织得稀稀拉拉，像只筛子，如迎亮

① ad concessionem pecuniarum. 拉丁语，意为“买卖付现”。

② 门徽，泛指贵族身份。门徽一般饰于府门前，或盾牌和旗帜上。

照，必是蛮透光的哩。”

可江湖闯荡的骑士把他们的斗口打断了。他道：

“我确要在克拉科夫留一留的，因我听说那儿确有竞技比武，我也很高兴在比武场上试一试我的身手，还有我的这个侄儿。虽然他年轻，嘴边无毛，可他已不止一次地把掣刀带剑的人打翻在地了。”

酒客们用眼睛瞟着这小伙，他呢，乐呵呵地笑着，在举杯饮酒前，还从容地把长发抹抹平，然后摆到耳后去。

资深的骑士又说：

“其实即使咱们想回去，咱们现在也是无处可回的。”

“那怎么会呢？”一位贵人问道，“你们到底从哪来？动问一下，你们的尊姓大名？”

“我叫波格丹尼兹的玛兹柯，这名小伙，是我哥哥的崽儿，名叫伊毕茨柯，咱们家门徽为‘钝口马蹄铁’，咱们打仗呐喊的族号为‘雹暴’！”

“你们的波格丹尼兹究竟在哪儿呢？”

“嗨，兄弟，你最好该问曾经在过哪儿，因为眼下已经哪儿也不是了。就在加舍玛拉和纳里兹两族混战之时，咱们的波格丹尼兹给一把火烧得地塌土平，剩下没别的，只留点儿老宅基罢了。那儿还能剩什么，他们把什么都抢走了，奴仆们也都溜了，只扔下了一片空地。就连左近的自耕农也都高飞远走了，他们逃去了荒原。我跟我的哥哥，也就是这孩子的爸爸，曾齐心重建了波格丹尼兹，哪知一年后，一场洪水又把它冲得光光。然后，哥哥辞世了，撒手把这个孤儿留给了我。因此我想，这个家我是不能留了。恰在此时，那儿人们在谈打仗，说符拉狄斯拉夫国王^①

① 此处的符拉狄斯拉夫国王，即是指波兰本朝国王雅盖洛。

正钦命姆斯考佐伏的尼古拉斯颁兵维尔诺，跟着又诏令奥里斯尼卡的杰斯柯在波兰全境征召骑士。因此我把我的田产抵押给了一位有钱的修道院长，他还是咱们家的一门亲戚，他叫图尔兹莎的江柯。我呢，就用那笔钱买了全副甲冑，加上一匹战马，我装备好自己以便从军打仗。这个孩子那当口也只有十二岁，我跟他骑同一匹马趟程，离家投奔奥里斯尼卡的杰斯柯去。”

“你就跟这名小伙吗？”

“虽说那当口他算不得一名青年，可在孩童时期他就挺发旺。十二岁时，他能将一张石弓搁在地上，用心口抵住，上好曲柄，便把那弓弦拉满了。连咱们在维尔诺见识过的善射的英吉利人，都未必拉得比他更棒的。”

“他能有这把膂力？”

“那时他就给我侍候头盔，十三岁时就能帮我掣矛了。”

“在你们那带，交兵打仗的机会可是向来不缺的哩。”

“那是因为有那么个维托尔德。他混在十字军骑士团^①里边，年年都要跟维尔诺打上几仗。各国各族的人都投奔他们，是那些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最会射箭的英吉利人，捷克人，瑞士人，还有勃艮第人。他们砍倒森林，在路口筑塞建堡，然后带着火和剑，无情地去劫掠立陶宛人，因此在那带过岁月的全体民众

① 十字军骑士团：是以日耳曼人为核心组建的天主教武装组织。在十字军东征时，于一一九〇年在巴勒斯坦形成。此后波兰境内一个重要的封国玛佐夫舍的康拉德大公，出面邀约他们，开抵波罗的海沿岸。康拉德原指望，依恃十字军骑士团的帮助把普鲁士人驱赶到他领地的北面去，而那带民众当时皆信奉异教。骑士团入境后，残暴地镇压信奉异教的民众，同时巩固和扩展了他们自己的统治。如此出现了“尾大不掉”的严重后果。贪婪的骑士团进而欲征服波兰和立陶宛全境，并在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建立他们的霸权。但波兰国王雅盖洛麾军与骑士团决战于格仑瓦尔德。十字军骑士团全军覆没。波兰、立陶宛解除了心腹之患，而这正是小说要描写的内容。

都宁愿舍家逃跑，宁愿觅另一处安身之所，哪怕到天涯海角去，哪怕跟别力亚^①的儿孙们混做一堆儿都成，只求离这些日耳曼佬远点儿。”

“咱们在这儿也听讲过，说所有立陶宛人都巴望拖妻带子高飞远走，咱们对此原本不信的。”

“我可是在过那儿，事事亲眼所见。你们听着，如果没有姆斯考佐伏的尼古拉斯和奥里斯尼卡的杰斯柯领兵前往，毫不吹嘘地说，若是没有咱们，人世间也就再没有维尔诺了。”

“这点咱们清楚，你们可没献城投降。”

“咱们决不。请注意我说的，因为我在勤王服役，亲见了那些厮杀。老年人常讲：‘火爆的立陶宛人’，没错儿！他们杀得歹毒，当然在开阔战地上，他们没法跟骑士团较量，但如果日耳曼佬的战马陷进了沼泽，或者在森林深处打斗，那就自然另当别论了。”

“日耳曼佬都是挺帅的武士哩。”市民们同声咋呼道。

“这些家伙披起铁甲，个儿挨个儿轧紧，那就是一堵墙。他们防护得那么严，从那些面甲上，就连他们的狗眼你都休想见到。他们成队进攻。立陶宛人斗杀都像沙子似的撒开，如他们不撒开，他们就会像割草似的成片被砍倒，再给马蹄踩烂。十字军骑士实情并非全是日耳曼佬，普天之下各国人都投奔他们。他们骁勇非凡。甚至大战之前，独个儿骑士常常敢于猫腰挺矛，跟整路大军对阵，那威风活像是一只鹰隼，向密集的羊群从空扑击而下似的。”

“基督啊，”甘姆罗斯嚷道，“那么谁是他们中最歹毒的呢？”

“那得看他们手中的家伙。使石弓最歹毒的是英吉利人，他

^① 别力亚：意为魔鬼。